

归乡记

○ 孙晓龙

在这个秋风微起的季节,我回到了这片久违的故土。故乡在黄河中游岸边的黄龙山脉南缘,密林覆盖着连绵起伏的山峦,向关中平原延展落去。站在故乡的山梁上,八百里秦川大地,还有浩浩汤汤的黄河,在眼前一览无余。

秋风微凉,漫过故乡的山梁,漫山遍野的红叶又一次如约而至。再一次,山坡、山梁、沟壑里的枫叶如繁星点点,点亮了故乡的大地。

路两旁是成片的花椒林,花椒果实这个时候早已采摘完,一场秋雨一场凉后,花椒树叶多已泛黄,有些已开始伴着秋风,随意洒落在树下的枯草丛中,果实奉献给勤劳的农人,而叶落归根滋养自己。秋风再起,花椒树枝丫之间“咯吱吱”地摩擦着,叶子又落下了些许。

路过一户人家,院子里靠围墙的一圈,搭起用木条编织的架子,主人把刚收获回来的玉米棒子整齐地码放在上边,堆得满满当当,就快要溢出来了。金灿灿的玉米棒子铺满了小院的角角落落,秋的味道更浓郁了。小院里,一位白发稀疏的老人佝偻着背,用略显迟缓的动作,把刚用电动小三轮车拉回来的玉米棒子,一个又一个往架子上摆放。院墙外的一片玉米地里,玉米秸秆还在长着。地头,原本就有的几座荒草丛生的坟头边,又添了一座坟,插在坟头上的花圈歪歪扭

扭,已没了最初的形状,还剩下一缕白色飘带,随风起伏伏,在空旷的山野中,发出“嘶嘶”的声音。

记得童年,不仅玉米会颗粒归仓,这每一秆干透了的玉米秸秆,也会全部收割回来,大部分是牛羊一个冬季的主要饲料,也会拿出一小部分,作为柴火,烧火取暖。而如今,小型农业机械改变了传统耕作方式,耕牛在农村已经很少见到了,或许这片地里的玉米秸秆,会一直这样矗立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季,直到来年春天。或许,明年,老人还会继续耕种。或许,明年的这个季节,这里依旧是一片金色大地。但愿岁月天长地久,土地年年丰收。

偶遇儿时玩伴,多年不见的他,虽刚过不惑之年,但头已秃顶,额头上的皱纹就像犁过的耕地一样,一道一道的,略显疲惫的脸上挂满了岁月的沧桑。热情寒暄之后,却不知道再说什么了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那些曾经一起结伴而行去上学的玩伴们,有人多年以后还能再见,有的人再也没见过。或许,那些杳无音信的伙伴们,他们已经走得很远、很远,再未曾回来过。或许,他们也如我一般,在曾经无数个无人知晓的秋天,回到了红叶绚烂的故乡,一次又一次,用不一样的心境去看这满山的红,看它们映红大地、渲



即梦生成图

染蓝天。是归宿、欣慰,还是离愁、心酸?或许五味杂陈、百感交集。秋风无语,却道:“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,少年游!”

如今,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回来,而孩子们之间、孩子们与这片土地之间,却显得格外陌生。他们各自玩耍,却总是怕被泥土弄脏了衣服,怕被蚊虫叮咬了肌肤,对这片土地总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。回想我们的童年,是在这片土地上,沾满泥土长大的。时过境迁,我们那个年代的点点滴滴,在孩子们心中,已然是历史故事了。唯独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,那青春年少的回忆,依旧清晰地、深深地烙印在了这片亘古不变的黄土地上。

假期总是那么短暂,返程的车一直向前,而后视镜里的故乡,那座山、那道梁,还有那漫山遍野的红叶,愈来愈远、愈来愈小,直到最后,似有似无,已看不清。几滴细雨落到车前挡风玻璃上,前方的视线模糊了些,风更大了!

上里聚水墨

○ 张朝林

去雅安上里古镇的途中,雨一直下着。车进下里,就入了山谷。虽是初冬,两岸夹竹依然青翠,被雨淋得更墨绿墨绿。这些翠竹,横行霸道,铺满山岭、河谷,把夹在其中的松柏挤得歪头斜脑,凌空的山崖,也被翠竹挤占,一簇簇弯弯的翠竹垂下来,遮挡山路。蓝城十里桃源,是熊猫的山谷,是翠竹的天下。

车,盘旋,上到中里,就是一片平原。一条大河,从中流过。这高山顶上的平原,是浮在白云间的一块绿宝石。

车,再上,就入了上里古镇,四周的山,围着一个平原。踏上古镇街道,第一眼看见的是文峰塔。伫立在古石桥中央的文峰塔,是一位智者,守望在上里古镇的今夕。步入群玉楼,才算真正走进上里古镇。此刻,冬雾弥漫,缥缈缥缈,游客如织,最多的是来自成都、武汉、西安等各大城市的艺术类写生的高中学生和画家们,背着画板,淡淡的雾里,满大街都飘动着“白蝴蝶”。

上里古镇,云朵下的“水上江南”,两河环绕,溪水潺潺,依山傍水,风光无限。特别是那群吊脚楼,水边伫立,垂柳婆娑,倒影扑水,满河漂浮着晃动的“水墨画”。古镇里石桥众多,或连接木屋或牵手小溪或沟通两路。古桥、古泉、古塔、古楼、古坊,相映生辉,坐在群山的怀抱中。随便举起相机,对准一个角落,拍出来的都是大片,难怪成为影视外景、学生写生、画家创作的首选之地。

雨淅淅沥沥下着,写生的学生们,有的坐在屋檐下,有的聚在亭子里,有的躲在凉棚下,或对照着眼前的景物,或看着平板上拍的照片写生。在一个宽敞的棚子里,坐着六十多名学生,挥舞着画笔写生,辅导老师背着手,穿梭在学生之间。棚子边的小河流淌着。凉亭下的一位少女,神情专注地挥动着彩笔,涂抹着画面,一会儿唰唰抹几笔,立起来端详,一会儿画笔停在空中,咬着嘴唇凝思。河风吹散了她的秀发,飘散着青春的活力。我静静地看着。她画的是二仙桥,细雨蒙蒙,斜斜飞舞,桥上一位举着红伞的少女,望着朦胧的远山,桥下的茅溪河,清水潺潺,薄雾霏霏。她一偏头看见我,羞涩地一笑,脸

上飞起两片红晕。我和她攀谈起来。她是来自西安的高二学生,从小就崇拜古今的画家,爱上了画画,看见啥,就画啥,画了啥,就像啥,文科、理科都行,不分上下。她母亲本想让她在理科上发展,她却挚爱画画。她说,只有攥在自己手里的命运,才是真正的命运。母亲尊重她的选择,支持她报考艺术类院校。每年暑假,她都会独自背上画板,跋山涉水、走南闯北去写生。这次来到上里古镇,她一住就是半个月。教育就是对生命的尊重、对个性的尊重。我佩服

这有个性的孩子的选择。尊重孩子的喜好,尊重孩子的选择,这才是最明智的家长。

陕南人的我,喜吃面食,我落座在一个肉坨坨面馆子里,店小,只摆八张小桌子。操作间更小,只能容纳两人。男店主五十开外,精瘦,矮矮,说话像倒豆子,一个劲地说“香”,面摔得山响,抡得老高,白色弧线从头顶落下来,坨坨面就甩成了。落锅,熬煮。他爱人一句话不说,只微笑地忙着手上的活计:炸坨坨肉,炒牛肉臊子,翻锅中面条。我是从来不吃肥肉的,这会儿要了一碗大肉坨坨面,不一会儿,一碗坨坨面就端上桌,汤红、味鲜、肉美,肘子大小的坨坨肉肥而不腻,咬一口,胶糊糊,满嘴香。问店主咋这么香,他笑吟吟地说:“咱这猪和我们一样幸福,吸的是好空气,喝的是好泉水,吃的是绿色食品,当然个香咧!”店主也是个书画爱好者,面馆墙壁上,都是他创作的山水画。他说,我们这里的山山水水角角落落都是景,都入画,空闲时间,端个凳子,随便在古镇上一坐,就能画出一幅水墨画来。说到他的生意,旺时一天可卖一千多碗面,淡时只卖几十碗面。清闲时,他就背着画板,与写生的学生们画画去了,东西南北的学生们都喜欢他,在他的面馆里吃饭,加面不要钱。健谈的店主刚刚落座,就吹起了口哨,那是一首流行的歌曲,吹得有模有样,吹完,还唱起了刀郎的《罗刹海市》,他的妻子只是浅浅地笑。

雨下了一夜,早晨起来还在下,淡雾中的上里古镇水灵灵的,一群一群的学生们,一群一群洁白的“蝴蝶”,飘动在古镇街头,他们在湿漉漉的古镇写生,写自己明天辉煌的人生。

妥协

○ 冯丽岑

风的味道是什么
我躺在秋天里闻到

风的形状是什么
我坐在树荫下看到

风的声音是什么
我走在森林里听到

今天清晨

它附着在藤蔓的风铃上
发出风的形状和声音

它在城市
在这里
属于什么味道
取决于今天是哪一天

说点什么

○ 韩万胜

春天从不提醒我,有花香
弥漫山河

我有鼻炎,嗅觉不灵敏
活在一股微风中

世界已从楼群中升起
唯独我,蜷缩在一片树荫下

脚边的野草,不管不顾地长
仿佛春天是它的娘

我想说点什么,说什么呢
一只蜜蜂从眼前飞过



诗
歌
苑

2027 年 征 订

中国美术报

中国美术的精神家园 中外美术的互动平台

主管: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主办: 中国国家画院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 CN 11-0292 国内邮发代号: 1-171 海外发行代号: C9257

官方微信: izgmsb 全年 40 期 订价: 240.00 元 零售单价: 7.00 元

《中国美术报》为 4 开 16 版 彩色胶印周一出版 2027 年共出版 40 期



中国美术报



地道艺术



美报+



订阅请扫二维码

订阅方式: 1. 全国各地邮政支局、邮政所均可订阅; 2. 扫描右方二维码在线订阅; 3. 直接向报社订阅。

发行联系人: 吴坤 电话: 010-68479020 13071178285